

非常经典

宏大的场面和沧桑的历史，绘制出一幅顿河悠长的画卷。静静流淌的顿河蕴涵着那个时代俄国人民内心的苦闷和悸动。

静静的顿河 (七)



[前苏联] 肖洛霍夫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静静的顿河(七)

(前苏联)肖洛霍夫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静静的顿河(七)

前苏联)肖洛霍夫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50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肖洛霍夫(1905—1984)是当代享有世界声誉的前苏联作家。1905年,肖洛霍夫出生在顿河维申斯克镇,他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他仅受过4年教育,靠自学成才。1922年肖洛霍夫来到莫斯科。卫国战争时期他作为军事记者在前线工作。1934年他当选为苏联作协理事,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6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曾获得过斯大林奖金、列宁奖金和社会主义英雄称号,并在196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84年肖洛霍夫病逝。

肖洛霍夫的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胎记》《一个人的遭遇》，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静静的顿河》。这两部长篇作品为肖洛霍夫赢得了国际声誉，使他当之无愧地跨进了 20 世纪世界杰出作家的行列。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最著名的代表作。小说共分四部八卷。第一部描写 1912—1916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重大事件，再现了顿河哥萨克民族的历史状况和生活方式。第二部描写了 1916—1918 年顿河地区复杂的阶级斗争，包括二月革命、科尔尼洛夫叛乱和十月革命等。第三部描写了 1918—1919 年期间的国内战争。第四部描写了 1919—1922 年顿河地区匪帮的叛乱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整部小说以主人公中农葛利高里的命运和他一家的遭遇为线索，反映了顿河哥萨克人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生活，探讨了哥萨克民族的历史悲剧命运。小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使肖洛霍夫赢得了最伟大的苏联作家的国际声誉。

目 录

第七卷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27
第四章	34
第五章	45
第六章	49
第七章	57
第八章	70
第九章	91
第十章	103
第十一章	120
第十二章	125
第十三章	147
第十四章	160
第十五章	166
第十六章	183
第十七章	208

第十八章.....	217
第十九章.....	226
第二十章.....	247
第二十一章.....	251
第二十二章.....	270
第二十三章.....	275
第二十四章.....	279
第二十五章.....	294

第七卷

第一章

顿河上游的暴动，牵制了南方战线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不仅使顿河军司令部获得了从掩护新切尔卡斯克的防线上自由调动兵力的机会，而且在卡缅斯克和白卡利特瓦斯克河口镇地区集结了几个特别坚强的、有战斗经验的白卫军团队，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突击兵团，这些团队的士兵绝大多数是顿河下游的哥萨克和加尔梅克人，突击兵团的任务是：在适当时机，协同菲茨哈拉乌罗夫将军的部队，赶走属于红军第八军的第十二师，向第十三师和乌拉尔师的侧翼和后方挺进，挥师北上，与暴动的顿河上游哥萨克联结起来。

顿河军总司令杰尼索夫将军和参谋长波里亚科夫将军过去制定的组织突击兵团的计划，在五月底差不多已全部实现。往卡缅斯克调了将近一万六千步兵和骑兵，配备了三十六门炮和一百四十挺机枪；把最后的一批骑兵部队和



属于所谓青年军的几个精锐团也都调来了,青年军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由达到入伍年龄的青年哥萨克组成的。

与此同时,被四面包围的叛军在继续不断地打退红军清剿部队的进攻。在南方,顿河左岸,有两个叛军师躲在战壕里顽强抵抗,不让敌人渡河,虽然全线的红军炮兵连都对他们进行几乎不间断的猛烈炮轰;其余三个师则守卫在暴动地区的西部、北部和东部防线上,尽管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守卫在东北防线的部队,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撤退,仍然坚守在霍皮奥尔河地区的边境上。

守卫在自己村庄对面的鞑靼村连队,由于无事可干,非常无聊,有一天使红军战士大吃一惊: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几个自愿去侦察的哥萨克,乘小船悄悄偷渡到顿河右岸,对红军的哨兵进行突袭,打死了四名红军战士,缴获了一挺机枪。第二天,红军从维申斯克下方调来一个炮兵连,对哥萨克的战壕展开了猛烈的轰击。一听到树林上空响起榴霰弹的爆炸声,连队就急忙放弃了战壕,撤离河岸,退到树林深处。过了一昼夜,红军的炮兵连调走了,鞑靼村的哥萨克重又进入了放弃的阵地。炮击也使连队遭受了损失:弹片打死了两个不久前刚补充来的未成年的哥萨克。在这以前刚刚从维申斯克回来的连长的传令兵也受了伤。

这之后,便相对地安静下来,战壕里的生活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婆娘们时常到战壕里来,夜里送来面包和烧酒,哥萨克们的口粮一点儿也不缺:宰了两头迷路的小牛,此外,每天还到各处的小湖里去捕鱼。赫里斯托尼亚是捕鱼的主要人物。他使的渔网有十沙绳大,这是一个撤退的人

扔在岸边,后来落到连队手里的。赫里斯托尼亚打鱼的时候总要钻到草甸子“深处”,并夸口说,草地上的湖塘可说没有一个他没有去捕过的。因为接连不断地捕了一个星期的鱼,所以他的衬衣和裤子浸透了风也吹不掉的鱼腥气味,最后熏得阿尼库什卡不得不坚决拒绝跟他同住在一个土屋里,阿尼库什卡抱怨说:“你身上的臭味儿就像死鱼味儿一样!如果再跟你在这儿住上一天一夜,将来就会一辈子都不想吃鱼啦……”

从那时起,阿尼库什卡豁出叫蚊子咬,睡在土屋外边了。在睡觉以前,他憎恶地皱着眉头,用扫帚扫掉洒在沙土上的鱼鳞和臭气熏天的鱼的内脏。可是第二天早晨,赫里斯托尼亚打鱼回来,仍然毫不在乎地、一本正经地坐在土屋门口,宰起捕回的鲫鱼来。成群的大绿豆蝇在他身旁嗡嗡飞舞,地上爬满了可恶的黄蚂蚁。一会儿,阿尼库什卡气喘吁吁地跑来,老远就大声叫喊着:“你再找不到别的地方了吗?你这个魔鬼,怎么不叫鱼刺把你卡死!好啦,看在基督的面上,到旁边去宰吧!我在这儿睡觉,你把鱼肠子扔得满地都是,把四面八方的蚂蚁都给招来啦,弄得一片腥臭,简直就像在阿斯特拉罕一样!”

赫里斯托尼亚把自制的刀子在裤子上擦了擦,若有所思地朝着阿尼库什卡的没有胡子的、怒冲冲的脸瞅了半天,心平气和地说:“阿尼凯,大概你肚子里有虫子,所以你闻不惯鱼腥味儿。你空肚子吃些大蒜,怎么样?”

阿尼库什卡啐着、骂着,走开了。

他俩的争吵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但是总的来说,连



队过得和和气气。除了司捷潘·阿斯塔霍夫以外，全体哥萨克都吃得饱饱的，情绪蛮不错。

司捷潘不知道是听同村人说的，还是心里觉得，阿克西妮亚在维申斯克常跟葛利高里见面，于是他突然苦闷起来，无缘无故地跟排长争吵了一场，而且坚决拒绝去站岗放哨。

他整天地蜷伏在土屋里的打有烙印的黑车毯上，唉声叹气，拼命地吸自家种的叶子烟。后来，听说连长要派阿尼库什卡到维申斯克去领子弹，他才两天来第一次走出了土屋。他眯缝着泪汪汪的、由于失眠而红肿的眼睛，疑惑地打量了一下摇曳着的树上乱蓬蓬的、鲜艳夺目的叶子，看了看被风吹得涌立起来的、镶着白边的云彩，听了听树林子的风声，就走过一间土屋去寻找阿尼库什卡，当着哥萨克们的面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把阿尼库什卡叫到一边，央求道：“到了维申斯克替我找找阿克西妮亚，把我的话告诉她，叫她来看我。就说我浑身长满了虱子，衬衣和脚布都没有洗，顺便再告诉她……”司捷潘沉默了一会儿，胡子里隐藏着难为情的笑意，说道，“就说，我非常想她，盼她快点儿来。”

夜里，阿尼库什卡到了维申斯克，找到了阿克西妮亚的住所。自从跟葛利高里发生口角以后，她又住到姑母家去了。阿尼库什卡好心地把司捷潘的话转达了，但是为了加重话的分量，他自己又加上了几句，说司捷潘讲啦，倘若阿克西妮亚不到连队去，他就要亲自到维申斯克来。

她听完丈夫的训示，就收拾准备起来。姑妈急忙发了一块面，给她烤了些奶油点心，过了两个钟头，阿克西妮亚——听话的妻子——已经跟着阿尼库什卡坐车去鞑靼村连

队的驻地了。

司捷潘暗自高兴地迎接了妻子。他用探索的目光仔细观察她那瘦削的脸,小心翼翼地问她一些话,但是一句也没有问及她是否看见过葛利高里。只有一回,谈话的时候,他垂下眼帘,略微扭过身去,问道:“你为什么走那岸去维申斯克呢?为什么不就在村边过河来呢?”

阿克西妮亚冷冷地回答说 she 不能跟外人一块儿过河,可是又不愿意去求麦列霍夫家的人。等到回答完了,她才发现自己说的话很不得体,好像她认为麦列霍夫家的人不是外人,而成了自己人。她怕司捷潘也会这样理解,不由得窘急起来。而他大概也正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眉毛下面哆嗦了一下,脸上仿佛掠过了一片阴影。

他疑问地抬起眼睛看着阿克西妮亚,她也明白了这个无声的问题,突然由于窘急和恼恨自己,脸涨得鲜红。

司捷潘可怜她,装作什么也没觉察的样子,把话题转到家务事上去,开始询问她在离开家以前,把家里的东西藏起了些什么,藏得保险不保险。

阿克西妮亚看到丈夫对自己如此宽宏大量,回答了他的询问,但是总觉得内心很尴尬,于是为了向他表明,他们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很无聊的,而且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故意把话说得慢条斯理,露出一副正经、矜持和冷漠的神情。

他们坐在土屋里谈话。总有哥萨克来打扰。忽而这个进来,忽而那个又进来。赫里斯托尼亚走进来,就地打铺睡起觉来。司捷潘看出要想单独跟老婆说说话儿不成了,就



很不情愿地停止了谈话。

阿克西妮亚高兴地站起身来，匆匆解开包袱，拿出从镇上带来的奶油点心请丈夫吃，然后从司捷潘的军用背包里拿出脏衣服，走出土屋，到附近的池塘里去洗。

黎明前的寂静和蓝色的雾笼罩在树林上空。露水很重，压得青草都贴到地面上。青蛙在湖沼里哇哇乱叫，离土屋很近的一丛浓密的枫树林后面，有只长脚秧鸡在吱吱地鸣叫。

阿克西妮亚穿过树丛。树丛，从树顶到深藏在茂密的野草里的树干上，都结满了蜘蛛网。凝结在蛛丝上的露珠，像宝石似的闪闪发光。长脚秧鸡一时不叫了，可是立刻，——阿克西妮亚的光脚踏倒的草还没有来得及挺直，——又叫了起来，一只从湖沼里飞起的田凫伤心地回应着它的鸣声。

阿克西妮亚把短上衣和紧身的背心脱下来，走进没膝深的、温暖的湖水里，洗起衣服来。蠓虫在她头上飞舞，蚊子嗡嗡叫着。她不住地用弯起的丰满、黝黑的手臂在脸上抹抹，驱赶蚊子。她断断续续地想着葛利高里，想着在他去连队视察前他们之间发生的最后一次口角。

“也许，他现在正在找我呢？今天夜里我就回镇上去！”阿克西妮亚下了决心，心里想着怎么跟葛利高里见面，而且立刻就会和解，不由得心花怒放。

怪得很：近来，她想到葛利高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她眼前出现的不是现在的这个葛利高里：身材高大、英气勃勃，一个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哥萨克，他疲惫地眯缝着眼

睛，黑胡子尖已经有点儿发红，两鬓有了过早的白发，额角上布满了粗纹——这都是在战争年代受到摧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而在她眼前出现的却是从前的那个葛利什卡·麦列霍夫，一个粗鲁的、不会体贴人的小伙子，生着孩子似的圆圆的细脖子，嘴唇上总是挂着乐观的、无忧无虑的笑容。

正因为这样，阿克西妮亚就更加爱他，几乎是一种温柔的母爱。

就是这会儿，她脑子里仍清清楚楚地想起了那张令人无限爱怜的脸，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笑了笑，挺直身子，把没有洗完的丈夫的衣衫扔到脚下，觉得喉咙里有一股突然涌上来的、要尽情地哭一场的热气，低声自言自语道：“该死的东西，你附到我身上了，一辈子也甩不开你！”

眼泪使她心里轻松了一点儿，但是在这以后，她周围蔚蓝的清晨世界，仿佛黯然失色。她用手背擦了擦脸颊，从泪水满面的额角上把头发撩到后面，脑子里空落落的，用黯然失神的目光，呆呆地注视着一只灰色的小鱼鹰从水面上滑过，消失在被晓风吹得上下翻滚的粉红色晨雾中。

她洗完衣服，晾在树枝上，然后走进了土屋。

已经醒来的赫里斯托尼亚正坐在门口，拼命缠着和司捷潘说话，而司捷潘躺在车毯上，默默地抽着烟，根本不回答赫里斯托尼亚提出的问题。

“你以为红军不会过河到这边来吗？你不做声？哼，你就不做声好啦。不过我以为他们一定要从浅水地方涉水过河……一定会过河！除此以外，他们再没有法子过河啦。也许你以为他们会用骑兵过来？司捷潘，你怎么不说话呀？



要知道,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可是你还像傻瓜一样,躺在那里!”

司捷潘一下子跳起来,激动地回答说:“你没完没了地瞎缠什么呀?真是怪物!好不容易老婆看我来啦,可怎么也甩不开你们……死缠着你,说蠢话,不让人家跟娘儿们说句话!”

“倒了大霉啦,找了个你这样的人说话……”赫里斯托尼亚扫兴地站起身,光脚穿上破靴子,脑袋撞在门框上,疼得够呛,走了出去。

“没法儿在这儿谈话,走,咱们到树林子里去。”司捷潘提议说。

他也不等到同意,就朝出口走去。阿克西妮亚驯顺地跟着他走出去。

中午,他们回到土屋里来。第二排的哥萨克们正躺在赤杨树荫里乘凉,一看到他们,都放下手里的牌,一声不响,会意地互相挤眉弄眼、窃笑,故意唉声叹气。

阿克西妮亚很轻蔑地撇着嘴,从他们面前走过,一面走,一面整理着头上揉皱的白绣花头巾。哥萨克们都一声不响地看着她从身边走过去,但是等跟在后面走的司捷潘刚走到哥萨克们跟前,阿尼库什卡就从躺着的人堆里站起来,走出几步。他假装恭而敬之的样子,向司捷潘深深地鞠了一躬,大声嚷道:“恭喜您……开荤啦!”

司捷潘高兴地笑了。哥萨克们看见他和妻子一同从树林子里回来,这使他高兴。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那些说他们夫妻不和的流言不攻自破……他甚至还很潇洒地